

插图珍藏本

汪曾祺
作品集

3

汪曾祺 著
李津 绘

一草一木

一草一木

汪曾祺 著
李津 绘

CS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湖南文艺出版社
CHUNWE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汪曾祺作品集.3, 一草一木 / 汪曾祺著; 李津绘.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5.9
ISBN 978-7-5404-7302-0

I. ①汪… II. ①汪… ②李…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②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17.2 ②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05612 号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上架建议: 名家·经典

汪曾祺作品集 3: 一草一木

著 者: 汪曾祺

绘 者: 李 津

出 版 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薛 健 刘诗哲

监 制: 毛闽峰 李 娜

特约策划: 薛 婷

特约编辑: 丛龙艳

封面设计: 吕彦秋

版式设计: 李 洁

内文排版: 百朗文化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mm × 1270mm 1/32

字 数: 280 千字

印 张: 12.5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7302-0

定 价: 39.8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9096394

团购电话: 010-59320018

出版说明

本书精选了汪曾祺先生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所作的散文六十八篇，包括名篇《昆明的雨》《我的家乡》《天山行色》《泰山片石》《胡同文化》《人间草木》等，主要描写旧日生活、旅行见闻、乡情民俗、花鸟虫鱼，充满抒情色彩。在本书的编校过程中，编者主要参考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汪曾祺全集》，力图保持汪曾祺作品原文风貌，同时查阅相关资料对原文进行了勘误和修订，希望能为读者提供内容丰富、原汁原味的汪曾祺作品版本。

目录
Contents

一草一木
汪曾祺作品集3



我的世界	001
花园	004
茱萸小集二	004
风景	013
一、堂倌	013
二、人	016
三、理发师	017
翠湖心影	022
昆明的雨	028
跑警报	032
午门忆旧	040
玉渊潭的传说	044
观音寺	048
钓鱼台	053

冬天	056
觅我游踪五十年	059
我的家乡	066
我的家	073
新校舍	084
我的小学	092
我的初中	102
白马庙	109
阴城	112
三圣庵	114
藻鉴堂	117
国子监	119
旅途杂记	127
半坡人的骨针	127
兵马俑的个性	128
三苏祠	130
伏小六、伏小八	131
天山行色	134
南山塔松	134
天池雪水	135
天山	137
伊犁闻鸠	139
伊犁河	140
尼勒克	144
唐巴拉牧场	144

赛里木湖·果子沟	146
苏公塔	149
大戈壁·火焰山·葡萄沟	150
湘行二记	154
桃花源记	154
岳阳楼记	159
菏泽游记	163
菏泽牡丹	163
上梁山	166
滇游新记	170
滇南草木状	170
泼水节印象	173
大等喊	177
建文帝的下落	181
林肯的鼻子	184
索溪峪	188
美国短筒	191
美国旗	191
夜光马杆	192
花草树	193
Graffiti	195
怀旧	195
公园	198
皖南一到	199
草木	199

屯溪	200
歙县	200
黟县	201
徽菜	205
沽源	207
初访福建	211
漳州	211
云霄	213
东山	214
厦门	214
福州	215
武夷山	218
沙岭子	220
泰山片石	227
序	227
泰山很大	227
碧霞元君	230
泰山石刻	233
担山人	235
扇子崖下	236
中溪宾馆	237
泰山云雾	239
初识楠溪江	241
九级瀑	241
永恒的船桅	244

传家耕读古村庄	247
清清楠溪水	249
四川杂忆	252
四川是个好地方	252
成都	252
眉山	254
乐山	254
洪椿坪	255
北温泉	257
新都	257
大足	258
川菜	260
川剧	262
文游台	265
露筋晓月	271
金陵王气	274
坝上	277
水母	280
八仙	285
城隍·土地·灶王爷	288
文化的异国	298
岁交春	301
故乡的元宵	303
昆明年俗	307
铺松毛	307

贴唐诗	307
劈甘蔗	308
掷升官图	308
嚼葛根	308
胡同文化	309
罗汉	314
香港的鸟	318
北京人的遛鸟	320
昆明的花	323
茶花	323
樱花	324
兰花	324
缅桂花	325
粉团花	325
康乃馨·菖兰·夜来香	325
美人蕉和波斯菊	326
叶子花	326
报春花	327
生机	328
芋头	328
豆芽	329
长进树皮里的铁蒺藜	330
云南茶花	331
腊梅花	334
紫薇	337

夏天的昆虫	341
蝈蝈	341
蝉	342
蜻蜓	342
刀螂	343
淡淡秋光	344
秋葵·凤仙花·秋海棠	344
香橼·木瓜·佛手	345
橡栗	347
梧桐	348
人间草木	349
山丹丹	349
枸杞	350
槐花	351
岁朝清供	354
花	357
荷花	357
报春花，勿忘我	358
绣球	359
杜鹃花	360
木香花	362
昆虫备忘录	364
复眼	364
蚂蚱	365
花大姐	366

独角牛	366
磕头虫	367
蝇虎	367
狗蝇	368
夏天	369
北京的秋花	372
桂花	372
菊花	373
秋葵、鸡冠、凤仙、秋海棠	375
黄栌、爬山虎	376
草木春秋	377
木芙蓉	377
南瓜子豆腐和皂角仁甜菜	378
车前子	379
紫穗槐	379
阿格头子灰背青	380
花和金鱼	383
草木虫鱼鸟兽	385
雁	385
琥珀	386
螃蟹	386
落叶	387
啄木鸟	388

我的世界 | 一草一木

汪曾祺作品集 3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的世界很平常。

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到处是河，可是我既不会游泳，也不会使船，走在乡下的架得很高的狭窄的木桥上，心里都很害怕。由此可见，我是个没出息的人。高邮湖就在城西，抬脚就到，可是我竟然没有在湖上泛过一次舟，我不大爱动。华南人把到外面创一番事业，叫做“闯世界”，我不是个闯世界的人。我不能设计自己的命运，只能由着命运摆布。

从出生到初中毕业，我是在本城度过的。这一段生活已经写在《逝水》里。除了家、学校，我最熟悉的是由科甲巷至新巷口的一条叫做“东大街”的街。我熟悉沿街的店铺、作坊、摊子。到现在我还能清清楚楚地描绘出这些店铺、作坊、摊子的样子。我每天要去玩一会儿的地方是我祖父所开的“保全堂”药店。我认识不少药，会搓蜜丸，摊膏药。我熟习中药的气味，熟习由前面店堂到后面

堆放草药的栈房之间的腰门上的一副蓝漆字对联：“春暖带云锄芍药，秋高和露种芙蓉。”我熟习大小店铺的老板、店伙、工匠。我熟习这些属于市民阶层的各色人物的待人接物、言谈话语、他们身上的美德和俗气。这些不仅影响了我的为人，也影响了我的文风。

我的高中一二年级是在江阴读的——南菁中学。江阴是一个江边的城市，每天江里涨潮，城里的河水也随之上涨。潮退，河水又归平静。行过虹桥，看河水涨落，有一种无端的伤感。难忘伞墩看梅花遇雨，携手泥涂；君山偶遇，遂成离别。几年前我曾往江阴寻梦，缘慳未值。我这辈子大概不会有机会再到江阴了。

高三时江阴失陷了，我在淮安、盐城辗转“借读”。来去匆匆，未留只字。

我在昆明住过七年，一九三九至一九四六。前四年在西南联大。初到昆明时，身上还有一点带去的钱，可以吃馆子，骑马到黑龙潭、金殿。后来就穷得丁当响了，真是“囚首垢面，而读诗书”。后三年在中学教书，在黄土坡、观音寺、白马庙都住过。

一九四六年夏至一九四七年冬，在上海，教中学。上海无风景，法国公园、兆丰公园都只有一点点大。

一九四八年我在午门历史博物馆工作，我住的地方很特别，在右掖门下，据说原是锦衣卫值宿的所在。

一九四九年三月，参加四野南下工作团。五月，至汉口，在礄口二女中任副教导主任。

一九五〇年夏，回北京。在东单三条、河泊厂都住过一阵。

一九五八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我和农业工人也就是农民在一起生活了四年，对农村、农民有了比较切近的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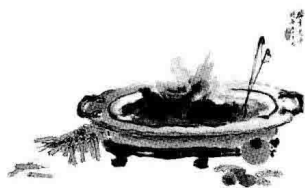
一九六一年底回北京后住甘家口。不远就是玉渊潭，我几乎每天要围着玉渊潭散步，和菜农、遛鸟的人闲聊，得到不少知识。

我在一个京剧院当了十几年编剧。认识了一些名角，也认识了一些值得同情但也很可笑的小人物，增加了我对“人生”的一分理解。

我到过不少地方，到过西藏、新疆、内蒙、湖南、江西、四川、广东、福建，登过泰山，在武夷山和永嘉的楠溪江上坐过竹筏……但我于这些地方都只是一个过客，虽然这些地方的山水人情也曾流入我的思想，毕竟只是过眼烟云。

我在这个世界上走来走去，已经走了七十三年，我还能走得多远，多久？

一九九三年九月八日



茱萸小集二

在任何情形之下，那座小花园都是我们家最亮的地方。虽然它的动人处不是，至少不仅在于这点。

每当家像一个概念一样浮现于我的记忆之上，它的颜色是深沉的。

祖父年轻时建造的几进，是灰青色与褐色的。我自小养育于这种安定与寂寞里。报春花开放在这种背景前是好的，它不至被晒得那么多粉。固然报春花在我们那儿很少见，也许没有，不像昆明。

曾祖留下的则几乎是黑色的，一种类似眼圈的黑色（不要说它是青的）里面充满了影子。这些影子足以使供在神龛前的花消失。晚间点上灯，我们常觉那些布灰布漆的大柱子一直伸拔到无穷高处。神堂屋里总挂一只鸟笼，我相信即是现在也挂一只的。那只青裆子永远眯着眼假寐。（我想它做个哲学



家，似乎身子太小了。)只有巳时将尽，它唱一会儿，洗个澡，抖下一团小雾在伸展到廊内片刻的夕阳光影里。

一下雨，什么颜色都郁起来，屋顶，墙，壁上花纸的图案，甚至鸽子：铁青子，瓦灰，点子，霞白。宝石眼的好处这时才显出来。于是我们，等斑鸠叫单声，在我们那个园里叫。等着一棵榆梅稍经一触，落下碎碎的瓣子，等着重新着色后的草。

我的脸上若有从童年带来的红色，它的来源是那座花园。

我的记忆有菖蒲的味道。然而我们的园里可没有菖蒲呵！它是哪儿来的，是那些草？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是我此刻把它们没有理由地纠在一起。

“巴根草，绿阴阴，唱个唱，把狗听。”每个小孩子都这么唱过吧。有时甚么也不做，我躺着，用手指绕住它的根，用一种不露锋芒的力量拉，听顽强的根胡一处一处断。这种声音只有拔草的人自己才能听得。当然我嘴里是含着一根草了。草根的甜味和它的似有若无的水红色是一种自然的巧合。

草被压倒了。有时我的头动一动，倒下的草又慢慢站起来。我静静地注视它，很久很久，看它的努力快要成功时，又把头枕上去，嘴里叫一声：“嗯！”有时，不在意，怜惜它的苦心，就算了。这种性格呀！那些草有时会吓我一跳的，它在我的耳根伸起腰来了，当我看天上的云。

我的鞋底是滑的，草磨得它发了光。

莫碰臭芝麻，沾惹一身，噓，难闻死人。沾上身子，不要用手去拈。用刷子刷。这种籽儿有带钩儿的毛，讨厌死了。至今我不能忘记它：因为我急于要捉住那个“都溜”（一种蝉，叫得最